

全上古三代秦汉
三国六朝文

三国晋第四函
函十册

全三國文卷四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四

趙孔曜

孔曜安平人

薦管輅于冀州刺史裴徽

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爲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
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司馬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爲士英抱
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鬻文學可爲痛心疾
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皋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
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
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案張采三國文紀載此竝云出藝

文類聚未知何據

陶丘一

一正始初爲太僕

薦管寧

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曰鸞鷲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絜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奧韜古今于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暘于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華門偃息

窮巷飯鶩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
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
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
周文啟龜曰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
致非所曰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
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典故典賓禮僑邁曰
廣緝熙濟濟之化侔于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
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
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
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
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
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
處殊塗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魏志管寧傳太僕陶
丘一永寧衛尉孟觀

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邕

孔晏又

晏又

魏志倉慈傳但作又無晏字

字元儁魯國人爲濟南相正始中遷散騎

常侍諫議大夫拜大鴻臚

奏諫齊王

禮天子之宮有斲礱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呂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

魏志齊王芳紀

鄧艾

艾字士載初名範字士則義陽棘陽人爲典農功曹司馬懿辟爲太傅掾遷尚書郎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初封關內侯加討寇將軍歷城陽汝南二郡太守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高貴鄉公卽位進封方城亭侯徵拜長水校尉進封鄉侯

行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遷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
事進封鄧侯遷征西將軍景元四年蜀平拜太尉尋檻車徵爲
衛瓘所斬

上言宜割右賢王劉豹部爲二國

戎狄獸心不曰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
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
長卑誘而制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曰單于在內
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曰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
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曰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
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前勳此御
邊長計也

魏志鄧
艾傳

又陳羌胡事

羌胡與民同處者宜曰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

路魏志鄧艾傳

上言積粟

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于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魏志

鄧艾傳

上言攻劔閣未克宜走陰平道

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魏志鄧艾傳

上言平蜀後事宜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曰乘吳人震恐席卷之時

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畱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竝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曰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曰致孫休安士民曰來遠人若便送禪于京都吳曰爲流徙則于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畱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曰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曰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曰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魏志鄧艾傳

重言

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于承制拜假曰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曰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曰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

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曰損于國也

魏志鄧艾傳案已上二

篇本傳作言于司馬文王不云為書然自蜀遠言當是賤記

書誘諸葛瞻

若降者必表封瑯邪王

華陽國志七

報後主降書

王綱失道羣英竝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曰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躡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仲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曰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啟哉昔微子歸周寶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曰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曰見王者之義乎

蜀後主傳注引王隱蜀記

大五百一十五
小五十四

王弼

弼字輔嗣山陽人正始中爲尚書郎有周易注六卷略例一卷
老子注二卷集五卷

戲荅荀融書

夫明足已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豫
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已爲未能已情
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
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顏子可已無
大過矣

魏志鍾會傳注引
何劭爲王弼傳

難何晏聖人無喜怒哀樂論

聖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已
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已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
于物者也今已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同上

武申

申嘉平初為魏郡丞

奏論鍾毓為出母服

禮出母與父母在為母周記曰為父後者無服案如記言蓋謂族

別家異自有主後者無服非謂毓出母無緦麻之親還毓家者也

禮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不惟降哀其無繼也通典九十四嘉平元年魏郡太

守鍾毓為父後曰出母無主後迎還軌自制服郡丞武申奏成洽難吳商答

阮武

武字文業陳畱尉氏人仕至清河太守有正御覽論五卷作政

正論

裁國無利器猶呂鉛刀而望其巧北堂書鈔二十七御覽三百四十六

交游之黨為馳騫之所廢文選廣絕交論注

世多善弩而拙于弓弓無法準故任巧由意弩有法準故易為善

大三百八十八
小八十七

御覽三百
四十八

夫交游者儔黨結于家威權傾其國或曰利厚而比或曰名高相
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淡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至合父子
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爭訟之源

御覽四
百六

漁人張網于淵曰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于天下曰制強梁之人

立法曰隄民百姓不能于立防曰隄水江河不能犯

御覽六百
三十八

雖金玉滿堂明寶滿室飢不爲飽非國之用

御覽八
百二

阮籍

籍字嗣宗武族子爲從事中郎正元初封關內侯尋爲步兵校
尉景元四年卒有集十三卷

東平賦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之則通塞之
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丘陵汗之則爲藪澤逶迤漫

衍繞曰大壑及至分之國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暘其氣

傷通迴盪有刑有德雲升雷動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一作觀乃用一作

由期一作惑或一作若觀夫隅隈之缺幽荒之塗忽一作漠之域窮

野之都奇偉譎詭不可勝圖乃有徧遊之士浩養之雅凌驚颯躡

浮霄清濁俱逝吉凶相招是曰伶倫遊鳳于崑崙之陽鄒子喻溫

于黍谷之陰伯高登降于尚季之上羨門逍遙于三山之岑上敖

玄圃下遊鄧林鳳鳥自歌翔鸞自舞嘉穀蕃殖匪我稷黍其阨陋

則有橫術之場鹿豕之墟匪脩潔之攸麗于穢累之所如西則首

仰阿甄傷通感蒲桑閒濮上淫荒一作風所廬三晉縱橫鄭衛紛敷

豪俊淩屬徒屬畱居是曰強禦橫于戶牖怨毒奮于牀隅仍鄉一作

渺飲一作而作慝豈待久而發諸士缺惟中劉王是聚高危臨城

窮川帶宇叔氏婚族實在其溜背險向水垢汙多私是曰其州閭

鄙邑莫言或非殪情戾慮曰殖厥資其土田則原壤蕪荒樹藝失

時疇畝不辟荆棘不治流潢餘塘洋溢靡之東當三齊西接鄒魯

長塗千里受茲商旅力間為率音帥師使曰輔驕僕織邑于焉斯處

川澤捷徑洞庭荆楚遺風過缺是徑是宇由而紹俗靡則靡觀非

夷罔式導斯作殘是曰其唱和矜勢背理向姦向氣逐利因一作

畏惟愆其居處壅翳蔽塞窳邃弗章倚曰陵墓帶曰曲房是故居

之則心昏言之則志哀悻罔徒易靡所寤懷其外有濁河縈其塘

清濟盪其樊其北有連岡崷嶸崎嶇山陵崔巍雲電相干長風振

厲蕭條太原其南則浮汶湛湛行潦成池深林茂樹蓊鬱參差羣

鳥翔天百獸交馳雖黔首之不淑兮黨山澤之足彌古哲人之微

一作貴兮好政教之有儀彼玄真之所寶兮樂寂寞之無知咨閭

閭之散感兮因回風曰揚聲瞻荒榛之蕪穢兮顧東山之慈青其

丘里之舊言兮發新詩曰慰情信嚴霜之未滋兮豈丹木之再榮

北門悲于殷憂兮小弁哀于獨誠鷗端一而慕仁兮何瀆朴之靡

逞彼羽儀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靈時憊悃已遙思兮飄飄颯已
欲歸欽不遊于陵顛兮舉斯羣而競飛物脩一作循化而神樂兮寧
遐觀之可追乘松舟已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繫騁驊于狹路兮
顧寒驢而弗及資章甫已遊越兮見犀光而先入被文繡而賈戎
兮識旃裘之必襲奉淳德之平和兮孰斯邦之可集將言歸于美
俗兮請王子與俱遊漱玉液之滋怡兮飲白水之情流遂虚心而
後已兮又何懷乎患憂重曰嘉年時之淑清兮美春陽已肇夏託
思颯而載行兮因形骸已成駕遵閭維猶言坤維而長驅兮問迷罔于
苑風玄雲興而四周兮寒雨淪而下降忽一寤而喪軌兮蹈空虛
而遂征扶搖蔽于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熠一作耀之朝顯兮
喜太陽之炎精測虛舟已遑思兮聊逍遙于清溟謹玄真之謨訓
兮想至人之有形繡靡覩其紛錯兮慮彌遠而度逼竝旋軫于畎
澮兮若空桑之可卽言淫衍而莫止兮心綿綿而未息集舒一作書

詰已鑒戒兮賜一作眾誨之難測神遙遙已抒歸兮畏雙環之在
側咨禽鳥之不羣兮悼悠悠之無極感藜藿之易脩兮攝左右之
相譽懼從風而永去兮託顛頊于鮒隅雖琴瑟之畢存兮豈聲曲
之復舒慮遨遊已覲奇兮彼上騰其焉如紛曖曖已亂錯兮漫浩
瀼而未靜理都繆而改據兮竦端委而自整制規矩已儀衡兮占
我龜已觀省眺茲輿之所撤兮實斯近而匪遠豈三年之無問兮
將一往而九反顧杲日之初開兮馳曲陵而飾容時零落之飄颻
兮試枯菀之必從釋遼遙之闊度兮習約結之常契巡襄城之閒
收兮誦純一之遺誓被風雨之沾濡兮安敢軒翥而遊署竊悄悄
之眷貞兮泰恬淡而永世豈淹畱已爲感兮將易貌乎殊方乃擇
高已登栖兮永欣欣而樂康

首陽山賦

正元元年秋余尚爲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牆下北首陽山賦

曰
在茲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庭回已曲至今雨旋轉而纖
襟蟋蟀鳴乎東房兮鷓鴣號乎西林時將暮而無儔兮慮悽愴而
感心振沙衣而出門兮纓委絕而靡尋步徙倚已遙思兮喟歎息
而微吟將脩飾而欲往兮眾齷齪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
植而靡因懷分索之情一兮穢羣偽之射真信可實而弗離兮寧
高舉而自儼聊仰首已廣頰兮瞻首陽之岡岑樹藂茂已傾倚兮
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無薄兮上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
兮鳴臯羣而竝棲颺遙逝而遠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實囚軋而處
斯兮焉暇豫而敢誹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採薇彼背殷而
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肆壽夭而
弗豫兮競毀譽已爲度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道求
之在細兮焉子誕而多辭且清虛已守神兮豈慷慨而言之託言

于夷齊其思長其旨遠

鳩賦

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曰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爲作賦

藝文類聚九十

伊嘉年之茂惠洪肇恍惚曰發蒙有期緣之奇鳥曰鳴鳩之攸同
翔彫木曰胎隅寄增巢于喬松喻雲霧曰消息遊朝陽曰相從曠
踰旬而育類嘉七子之脩容始戢翼而樹羽遭金風之蕭瑟既顛
覆而靡救又振落而莫弭陵桓山曰徘徊臨舊鄉而思入揚哀鳴
曰相送悲一往而不集終飄搖曰流離傷弱子之悼栗何依恃曰
育養賴兄弟之親戚背草萊曰求仁託君子之靜室甘黍稷之芳
餽安戶牖之無疾潔文襟曰交頸坑華麗之豔溢端妍姿曰鑿飾
好威儀之如一聊俛仰曰逍遙求愛媚于今日何飛翔之羨慕願
投報而忘畢值狂犬之暴怒加楚害于微軀欲殘沒曰麋滅遂捐

棄而淪失

獼猴賦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兮櫛梳山林是曰神姦形于
九鼎而異物來臻故豐狐文豹釋其表閒尾騶虞獻其珍夸父獨
鹿祓其豪青馬三騅棄其羣此曰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狨
之遊臨江兮見厥功曰乘危夔負淵曰肆志兮揚震聲而缺皮處
閒曠而或昭兮何幽隱之罔隨懸畏逼曰潛身兮穴神丘之重深
終或餌曰求食兮焉鑿之而能禁誠有利而可欲兮雖希覲而爲
禽故近者不稱歲遠者不歷年大則有稱于萬年細者則笑于目
前夫獼猴直其微者也猶繫累于下陳體多侶而匪類形乖殊而
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兮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干進兮侶韓
非之囚秦揚睂額而驟呻兮侶巧言而僞眞藩從後之繁眾兮猶
伐樹而喪鄰整衣冠而偉服兮懷項王之思歸耽嗜慾而眄視兮

有長卿之妍姿舉頭吻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新沐蘭湯而滋穢
兮匪宋朝之媚人終蚩弄而處繼兮雖近習而不親多才伎其何
爲固受垢而貌侵姿便捷而好技兮超超騰躍乎岑岳既缺東避
兮遂中岡而被尋嬰微纏已拘制兮顧西山而長吟緣榱桷已容
與兮志豈忘乎鄧林庶君子之嘉惠設奇視已盡心且須臾已永
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于堂下長滅沒乎彤神本集又略見藝文類聚九十五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初學記二十九

清思賦

余已爲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聲之善昔黃帝登仙于
荆山之上振咸池于南口之岡鬼神其幽而夔牙不聞其章女娃
耀榮于東海之濱而翩翩于洪西之旁林石之隕從而瑤臺不照
其光是已微妙無形寂寞無聽然後乃可已觀窈窕而淑清故白
日麗光則季后不步其容鍾鼓闐鈴則延子不揚其聲夫清虛寥

廓則神物來集飄飄恍惚則洞幽貫冥冰心玉質則激潔思存恬
淡無慾則奉志適情伊衷慮之適好兮又焉處而靡逞寒風邁于
黍穀兮誨子而遊鵠申孺悲而毋歸兮吳鴻哀而象生茲感激曰
達神豈浩養而弗營志不覬一作凱而神正心不蕩而自誠固秉一
而內脩堪粵止之匪傾惟清朝而夕晏兮指濛汜曰永寧是時羲
和既頽玄夜始扃望舒整轡素風來征輕帷連颺華茵肅清彭蚌
微吟螻蛄徐鳴望南山之崔巍兮顧北林之葱菁大陰潛乎後房
兮明月耀乎前庭迺申展而缺寐兮忽一悟而自驚焉長靈曰遂
寂兮將有歛乎所之意流蕩而改慮兮心震動而有思若有來而
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辭嗟博一作博賤而失庚一作心恍忽而失度情散越而
靡治豈覺察而明眞兮誠雲夢其如茲驚奇聲之異缺兮鑑殊色
之在斯開丹桂桂一作山之琴瑟兮聆崇陵之參差始徐唱而微響兮
情悄慧曰螻蛄遂招雲曰致氣兮乃振動而大駭聲颺颺曰洋洋

若登崑崙而臨西海超遙茫渺不能究其所在心漾漾而無所終
薄兮思悠悠而未半鄧林殪于大澤兮欽邳悲于瑤岸徘徊夷由
兮猗靡廣衍遊平圃曰長望兮乘脩水之華旂長思肅曰永至兮
滌平衢之大夷循路曠曰徑通兮辟閨闈而洞闔羨要眇之飄遊
兮倚東風曰揚暉沐洧淵曰淑密兮體清潔而靡譏厭白玉曰爲
面兮披御覽八
作霏丹霞曰爲衣襲九英之曜精兮珮瑤光曰發微覽御
三百八十
一作發輝服儵煜曰繽紛兮絳眾采曰相綏色熠熠曰流爛兮紛
雜錯曰蕤蕤象朝雲之一合兮侶變化之相依麾常儀使先好兮
命河女曰胥歸步容與而特進兮眄兩楹而升墀振瑤谿而鳴玉
兮播陵陽之萋萋蹈消滾之危跡兮躡離散之輕微釋安朝之朱
履兮踐席假而集帷敷斯來之在室兮乃飄忽之所唏馨香發而
外揚兮媚顏灼曰顯姿清言竊其如蘭兮辭婉婉而靡違託精靈
之運會兮浮日月之餘暉假消氣之精微兮幸備嬖曰自願申

愛于今夕兮尚有訪乎是非被芬芳之夕嗚兮將暫往而永歸觀
悅懌而未靜兮言未究而心悲嗟雲霓之可憑兮繼揮翼而俱飛
棄中堂之局促兮遺戶牖之不處帷幕張而塵御兮几筵設而莫
輔一作載雲輿之奄靄兮乘夏后之兩龍折丹木曰蔽陽兮竦芝
蓋之三重翮翼翼曰左右兮紛悠悠曰容容瞻朝一作霞之相承
兮侶美人之懷憂采色雜曰成文兮忽離散而不畱若將言之未
發兮又氣變而飄浮若垂髦而失鬣兮飾未集而形消自流盼而
自別兮心欲來而貌遼紛綺靡而未盡兮先列宿之規矩時黨蓉
而陰暄兮忽不識乎舊宇遭黃妖之崇臺兮雷師奮而下雨內英
哲與長年兮咎離倫與膺賈摧魍魎而折鬼神兮直徑登乎所期
歷四方而縱懷兮誰云顧乎或疑超高躍而疾驚兮至北極而放
之援閒維曰相示兮臨寒門而長辭既不曰萬物累心兮豈一女
子之足思

元父賦

吾嘗遊元

元一作元

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已諗之言不足樂也

元父者九州之窮也先代之幽虛者也故其城郭卑小局促危隘不遐其土田則汙除漸淤泥涅滌滂方池邊屬兮容水滂沱穢菜惟產兮不食實多地下沈陰兮受氣匪和太陽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頑嚚檇杙下愚難化其區域壅絕斷塞分迫旋淵終始同貫本末相牽疇昔訖今曠世歷年鉅野瀦其後窮齊盡其前剛澮不暘垢濁實臻不肖羣聚屋空無賢故其民放散肴亂藪竄澤居比跡麋鹿齊志豪樞樞一作樞是已其原壤不辟樹藝希疏莧葦彌皋蚊蚋慘膚也于其遠險則右金鄉而左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崢嶸美類不慮熊虎是生故人民被害嚼齧禽性獸情爾之近阻則鳴鳩蔭其前曲城發其後鴟梟羣翔之可悼豈有志于須臾上九作狐狸字一萬口故其人民狼風豺氣熱電無厚南望春申東瞻孟嘗豪界

辭邑境邊山陽逆旅行舍姦盜所藏北臨平陸齊之西封捷徑燕

趙逃齒齒一作逍遙故其人民側匿頗僻隱蔽不公懷私抱詐爽匿

一作是從禮義不設淳化匪同先哲遺言有昭有襲一作如何君

子栖遲斯邦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四終

大四百二十三
小二十七

全三國文卷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五

阮籍二

爲鄭冲勸晉王賡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
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
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尙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呂
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呂爲美談况自先相
國呂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呂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前者
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呂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
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呂萬萬計威加

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曰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
聖上覽乃昔曰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
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
外協同靡讐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埽除吳會西塞江源
望祀岷山迴戈弭節曰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今大魏之德
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而
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
不通大體敢曰陳聞

文選又見晉書文帝紀

詣蔣公奏記辭辟命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曰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
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曰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
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彗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
韋帶之士孤居獨立王公大人所曰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今

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曰當之方將耕于東臬之陽輸黍稷之餘稅曰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

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曰光清舉

文選晉書阮籍傳

違由鄙鈍學行固野進無和俗崇譽之高退無靜默恬沖之操猥見顯飾非所被荷舊素尅瘵守病委劣拜謁之命未敢堪任昔榮期帶索仲尼不易其三樂仲子守志楚王不奪其灌園貪榮塞賢昧進負譏憂望交集五情相愧明公侔蹤魯衛動隆桓文廣延俊傑恢崇大業乞降期會曰避清路畢願家巷惟蒙于許

此篇明刻阮集不載

見舊唐書本集

與晉文王書薦盧播

蓋聞興化濟治在于得人收奇拔異聖賢高致是曰八士歸周周道曰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伏惟明公公侯皇靈誕秀九德光被應期作輔論道敷化開闢四門延納羽翼賢士曰贊雍熙是曰英

俊之士願排皇闕策名委質真薦之徒輻輳大府誠曰鄧林昆吾
翔鳳所栖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鄱州別駕同郡盧播年三十
二字景宣少有才秀之異長懷淑茂之量眈道悅禮仗義依仁研
精墳典升堂覩奧聰鑒物理口通玄妙貞固足曰幹事忠敬足曰
肅朝明斷足曰質疑機密足曰應權臨煩不惑在急彌明若得佐
時理物則政事之器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
敷藻載述良史之表然而學不爲人行不求達故久沈淪未階太
清誠後門之秀偉當時之利器宜蒙旌命和味鼎鉉孔子曰如有
所譽必有所試播之所能著在己效不敢虛飾取謗大府

本集藝文類聚

五十

荅伏義書

藉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溟之
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

大五百五十三
小三十一

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
不足曰暢迹促節則無閒足曰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瓊蟲所
不能解也然則弘脩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
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
尙舛異鸞鳳凌雲漢曰舞翼鳩鵲悅蓬林曰翱翔螭浮八濱曰濯
鱗鼈娛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曰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
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曰籠世豈樽樽曰入罔方開模曰範
俗何暇毀質曰通或作適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準則騰精抗志邈
世高超蕩精舉于立區之表攄妙節于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
躍蹠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道逍遙與日月竝流交名虛曰齊
變及英祇曰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
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網于太極撫天于一寥廓飄埃不
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于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

業無不聞略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君子之趨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擬膚寸之檢勞王躬曰役物守臊穢曰自畢沈牛跡之泥薄慍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于常衢無爲思遠曰自愁比連疹憤力喻不多阮籍白

老子贊

陰陽不測變化無倫飄飄太素歸虛反真

御覽

通易論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立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于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曰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有成南面聽

斷向明而治結繩而爲網罟致日中之貨脩耒耜之利曰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取窮神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至乎文王故繫其辭于是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爲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曰致明著故乾元初潛龍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興循變而發天地旣設屯蒙始生需曰待時訟曰立義師曰聚眾比曰安民是曰先王曰建萬國親諸侯收其心也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曰上下和洽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曰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旣沒德法乖易上陵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曰君子一類求同遏惡揚善曰致其大謙而光之哀多益寡崇聖善曰命雷出于地于是大人得位明聖又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

明其道曰答天貺于是萬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
臨馭統一大觀天下是曰先王曰省方觀民設教儀之曰度也包
而有之合而含之故先王用之曰明罰敕法自上乃下貴復其賤
美成亨盡時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曰靜民也季
葉既衰非謀之獲應運順天不妄而其一作作故先王茂對時育萬
物施仁布澤曰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流承養善反惡利積生
害剛過失柄習坎曰位上失其道下喪其羣于是大人繼明照于
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曰來施平而明盛衰有時剛柔無常或得
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闡察彰文明曰止有翼不飛隨之乃
存取之者歸施之曰若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追非知來藏
往者莫之能審也易之爲書也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之情道
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
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曰順自然惠生類也

富貴侔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
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曰受之感曰和之男下女上通其
氣也柔曰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遁而退之上隆下積剛動大
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惟進光大則傷聚曰處身異曰成類
乖離既解緩曰爲失損益有時察曰主使揚于王庭乘五馬敗剛
既決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曰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中正天
下大行是曰后用施命誥四國貴離教也于是天地萃聚百姓合
用一作升而不已屆極及下并養不窮卑不能通不可弗革改曰
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序主之曰震守之曰威動不可終敵應而
行漸曰進之爲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委
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專而一之陽德受歸道豐位大也賢
人君子有眾曰成其大也窮侈喪大夫之位羣而靡容容而無所
卑身下意利見大人異曰申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而教之順

而應人渙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不窮女位乎外眾陰承五上同在中從初更始乘木有功故先王曰享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節之曰制其道不窮信愛結內剛得中位誠發于心庶物唯類大得則虧甚往則過既應于遠默則不利故君子是曰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僞薄也小過下泰不宜于上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離體飛鳥曰凶是曰災眚也柔處中剛失位利與時行過而欲遂小亨正象陰皆乘陽陽剛凌替君臣易位亂而不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慮其敗也通變無窮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濟不遺遂度不窮則象河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陰陽相求初與之道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曰一爲開坤曰二爲闔乾坤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于未水生于申而坤在西南火老于戌木生于亥而乾在西北剛柔之際也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專制遂行

萬物曰興故謂之長男水老子辰金生于巳一氣存之終而復起
故巽爲長女震發于風陰德有紀火中鷄鳴母道將始故離爲中
女又在西北健戰將升季陰幼昧衰而不勝故兌爲少女倉中拔
畱肇幽爲陽在中未達含而未章故坎爲中男周流接合萬物既
終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爲少男乾圓坤方女柔男剛健柔時
推而福禍是將循化知生從變見亡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
何也棟橈莫輔大者過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
施習坎剛中惟曰心亨王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疑臣主無惑
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中門劍戟在闔雖寘叢棘凶已三歲上
六失道刑決也故高宗伐鬼方柔道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
人五一作先號思其終也旅上之美樂其窮也是曰失刑者嚴而不
檢喪德者高而不尊故君子正義曰守位固法曰威民何衢則亨
滅耳而凶也小過何也踰位凌上害正危身小者過也既濟初六

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曰力求濟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也過而莫改危而弗聞誰咎之也无妄何也無望而至非會合陰陽之違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之邑人災何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眾而不修其器行人得之不亦災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厚離曰爲同无妄之疾災曰除凶天時成敗何疾之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識一作試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盛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高之謂尊貴大人受命處中當陽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有因而德不克者也欲大而不顧其小甘侈而不思其匱居正上位而無卑有貴勞而無據喪志危身是曰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樹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其命也省方觀民施其令也明罰敕法督其政也閉關不行靜亂民也茂時奇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立廟昭其祿也稱聖王所造非承平之謂也后者何

也成君定位據業修制保敎守法畜履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
用已至大通后成天地之道曰左右民也成化理決施令誥方因
統紹衰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相易
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稱君子不錯上曰厚下
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翼敎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臣
人者也因正德曰理其義察危廢曰守其身故經綸曰正盈果行
曰遂義飲食曰須時辯義曰作事皆所曰章先王之建國輔聖人
之神志也見險慮難思患豫防別物居方慎初敬始皆人臣之行
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潛達貴賤通明有位無稱大曰
行之故大過滅示天下幽明大人發輝重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
仰生合德天地不爲而成故大人虎變天德興也君子曰易順天
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麗鳥獸有所萃故
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

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曰正性著龜
 圓通曰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曰定性取著龜曰制情
 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曰建天下之位守尊卑之制序陰
 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
 危故犯之曰別一作利求者雖吉必凶知之曰守篤者雖窮必通故
 寂寞者德之主恣雖者賊之原進往者反之初終盡者始之根也
 是曰未至不可圻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天下之號而比匹夫之
 類鄰周處小侯之細而享于西山之賓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
 名未分何也天道未完善惡未消也是曰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
 乎人之德者不憂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
 逆德不可拂也是曰聖人獨立無悶大羣不益釋之而道存用之
 而不可既由此觀之易曰通矣

通老論

大六百一十二
 小五

聖人明于天人之理達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體審于大慎之訓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樸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

御覽

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御覽

三皇依道五帝伏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強國任智蓋優劣之異

薄厚之降也

御覽七十七

達莊論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全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願乎泱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已行今之所已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于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啟所常疑乃闕鑿整飾嚼齒先引推牟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臆臆然視投蹈階趨而

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一作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

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

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

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裙揚雙鴟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已

異之于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已發其疑先生曰

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藝文類聚三十七作貴順地道貴貞聖人修

之已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

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已天地為一物已萬類

為一指無乃微惑已失真而自已為誠者也于是先生乃撫琴容

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噓喻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

欲觀于閬峯之上者資端冕服驩駟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

冕者常服之飾驩駟者凡乘之耳非所已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

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鏗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

大五百九十四
小二十三

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
地生于自然萬物生于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
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

類聚作地沈

其燥天抗其溼月東出日西入隨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

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
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
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
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
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曰重陰雷電
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
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
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
天地之所已馭者也曰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曰死則物無不

天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場子爲壽
彭祖爲天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曰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
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
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
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
住一作性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
奉其身非已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
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殘生害姓還爲讎敵斷割肢體不巳爲痛目
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
性之所安故疾癘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夫至人者恬
于生而靜于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
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
裁文類聚作消息不虧是已廣成子處崆峒之山已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

崙之阜而遺立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曰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
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巳巳爲小雲將不失于其鴻濛則無巳
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
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畱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
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
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曰作智造
巧者害于物明是攷非者危其身修飾曰顯潔者惑于生畏死而
崇生者失一作亂其貞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
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
故復言曰求信者梁下之誠也克己曰爲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其
雉經者此句誤亡家之子也剝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沈
澆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己曰九世脩
身曰明洿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

一作成非媚悅呂容求孚故被珠玉呂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
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呂名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
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燥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乃失
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滂之
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溥固不貳其
紀清靜寂寞空豁呂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
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竝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
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瞑目張膽分別此矣咸
呂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脩衣裳美珠玉
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呂慧子殘國
呂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其于世俗也是呂山中之
木本大而莫傷復一作吹萬數竅一作物相和忽焉自已夫雁之不存
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

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懷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馬軾者行曰離支一作交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敘無爲之本寓言曰廣之假物曰延之聊曰娛無爲之心而逍遙于一世豈將曰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曰來用其所曰至循而秦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立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形曰生物無所毀而神曰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于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臆脈亂次而退蹠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其或作後頗亦曰

全三國文卷四十五
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于衰僻也

本集又略見茲
文類聚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五終

大三百八十五
小二十

全三國文卷四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六

阮籍三

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夫禮者男女之所曰別父子之所曰成君臣之所曰立百姓之所曰平也爲政之具靡先于此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禮也夫金石絲竹鍾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于政無之政何損于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爲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曰順天地之性體萬物之生也

故定天地八方之音呂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羣
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
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園丘而天神
下降奏之方岳而地祇上應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一作
罰不用而民自安矣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聲無
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
俗移易而同于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作道
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一作始之
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
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
上之曲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爲欲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
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歎相聚而合之羣而習之
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遺一作室家之禮廢耕農之

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繼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于中聲入于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上曰下降殺有等至于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頌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于心淪于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爲進退頌仰之容也將曰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曰宣平和著不逮也鍾鼓所曰節耳羽旄所曰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曰大小相君有自

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
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瀉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
曰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一作氣貴重
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曰事神不妄故可得曰化人其
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
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頽仰不惑
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曰善綏之曰和守之曰衷持之曰久
散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能之偏習歸聖王之化
先王之爲樂也將曰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
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
者所曰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
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疆景
武當益或作富溢于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

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

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

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鞀鼓琴瑟歌舞菽文類聚四十一
無歌舞二字疑

此行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

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纓

曲縣而孔子歎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鍾者聲之主也縣者鍾

之制也鍾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怪聲竝出盛衰之代

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竝造奇音景王喜

大鍾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歎庶人羣生踊躍

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延年

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嬖媼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

之服故猗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

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已君子惡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

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嫵也必通天地之氣
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
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
所由薄正樂之所由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
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
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宣其功德于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
然但改其名目變造歌詠至于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之
神少昊歌鳳鳥之迹咸池大英之名既變而黃鍾之宮不改易故
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與典
樂教胄子曰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
諧無相奪倫神人曰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習曰出
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汨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
通平易簡心澄氣清曰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夏擊鳴球搏拊

琴瑟呂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嘏笙
鏞呂閒鳥獸踴躍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言天下治平萬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眾官皆和也
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
呂肉爲滋味也呂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陽之
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猷當時之所不
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
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一作全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
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眞其器不固其制不
信取于近物同于人閒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
之音爭先童兒相聚呂詠富貴芻牧負戴呂歌賤貧君臣之職未
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一作興女萬人衣呂文繡食呂
糧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

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已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

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

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于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桓帝聞楚

琴悽愴傷心倚屨而悲本作倚房從續漢五行志注藝文類聚四十四改又御覽五百七十七作倚戶五百

七十九作倚屨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

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鳴使左右吟之曰使絲

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已悲爲樂者也誠已悲爲樂則天下何

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

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初學記遠作百故謂之樂也今

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

柰何俛仰歎息已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泣下

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

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已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

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呂哀爲樂者胡疵玄耽哀不變故願爲

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本集又略見續

漢五行志注藝文類聚四十一又四十四初學記十五御覽三百九十二五百七十七五百七十九

琵琶箏笛閒促而聲高琴瑟之體閒遼而聲埤

文選稿康琴賦注

大人先生傳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

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咸謂之閒養性延壽

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呂萬里爲一步呂千歲

爲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呂應變順和

天地爲家運去勢墮魁然獨存自己爲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

道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

而先生不呂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呂爲中區之在天下曾

不若蠅蚊之著帷故終不呂爲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

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于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
所如往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于君子服有常色
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一作抱鼓動靜有
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慄慄束身修行
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歎唐虞之道德唯
法是脩唯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
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
垂文組享尊位取茅土揚聲名于後世齊功德于往古奉事君王
牧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禍近福永堅
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
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吾恐世之歎或作先生而非之也行
爲世所笑身無由自達則可謂恥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爲世
俗之所笑吾爲先生不取也于是大人先生乃道然而歎一作假

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竝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內而浮明開達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爲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脩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絕進求利己喪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于裋之中乎深縫匿乎壞絮自己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裋襠自己爲得繩墨也飢則嚙人自己爲無窮食也然炎斤火流焦邑滅都羣虱死于裋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異夫虱之處裋中乎悲夫而乃自己爲遠禍近福堅無窮也亦觀夫陽烏遊于塵

外而鷦鷯戲于蓬苴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已爲若君子聞于余乎且近者夏喪于商周播之劉耿薄爲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也一作己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久是已主人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爲正陰陽爲期豈希情乎世繫累于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爲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物竝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爲天存不爲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已度相守明者不巳智勝闇者不巳愚敗弱者不巳迫畏強者不巳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巳亂聲作色巳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巳求多詐僞巳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

而事人假廉而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

呂奏除故循

一作滯

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

爭各足于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仇奇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目不相易改則無已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已相高競能已相尙爭勢已相君寵貴已相加驅天下已趣之此所已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已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已養百姓也于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已喜之嚴刑已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爲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已爲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今吾乃飄飄于天地之外與造化爲友朝飡湯谷夕飲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于萬物豈不厚哉故不通于自然者不足已言道闇于昭昭者不足與達明子之謂也先生旣申若言

天下之喜奇者異之忼愾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道虛僞之名莫識其真弗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嚮之非怪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于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適乎有宗或作宋扶淫之野有隱士焉見之而喜自曰爲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古質樸淳厚之道已廢而末枝遺華竝興豺虎貪虐羣物無辜曰害爲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爲儔不若與木石爲鄰安期逃乎蓬山角李潛乎丹水一作山鮑焦立曰枯槁萊維去而適死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于斯禽生而獸死埋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齊與夫子同之于是先生乃舒虹霓曰蕃塵傾雪蓋曰蔽明倚瑤廂而徘徊總眾轡而安行顧而謂之曰太初真人惟天之根專氣一志萬物曰存退不見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啟東南曰爲門微道而

曰德久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曰不避物而處所
覩則寧不曰物爲累所迫則成彷徨足曰舒其意浮騰足曰逞其
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爲客至人無主天地爲所至人無事天地爲
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曰熾也若
夫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曰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
獸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曰忘生要求名曰
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迫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
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策遂風起而雲翔
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懼不
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迺乎道而遊覽焉見薪
于阜者歎曰汝將焉曰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曰是終我
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于茲藏器于身伏曰俟
時孫則足曰擒龐雖折脇而乃休百里因而相羸身旣老而癯周

既顛倒而更來今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滅諸侯
南面稱帝媵盛色崇靡麗鑿南山曰爲闕表東海曰爲門門萬室
而不絕圖無窮而永存美宮室而盛帷幃擊鍾鼓而揚其章廣苑
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咸陽蠟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藪乎
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徙虜遂起而王天下
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邪且聖人曰道德爲心不曰富貴爲志曰
無爲用不曰人物爲事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曰爲辱
得不自曰爲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猶一朝
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
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東離合雲霧兮
往來如飄風富貴悅仰閒貧賤何必終畱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
召平封東陵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
失勢與時隕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

推茲由斯

缺

負薪又何哀先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大庶免小矣乃

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震兮日月隕我騰而上將何懷衣弗
襲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誰識吾常遂去而遐浮肆
雲聳興氣蓋徜徉回翔兮潏潏之外建長星曰爲旗兮擊雷霆之
礮礮開不周而出車兮出

步一作

九野之夷秦坐中州而一顧兮望

崇山而迴邁端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擇

或作釋

前者而弗

修兮馳蒙閒而遠道棄世務之眾爲兮何細事之足賴虛形體而

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命夷羿使寬日兮召忻來使緩風攀扶桑

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躍潛飄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

裳而弗服兮服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

崦嵫而易氣兮輝若華日照冥左朱陽曰舉麾兮右玄陰曰建旗

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曰修征陰陽更而代邁四時奔而相迫惟

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畱驚風奮而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

忽電消而神道兮歷寥廓而遐道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
浮壓前進于彼道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而
忽會酬萃眾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屬兮六神
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心達神超遙茫茫心往而忘反慮大而
志矜局或作粵大人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
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道嗚兮服太清之淑真合歡情而微授
兮先豔溢其若神華姿焜以俱發兮采色煥其竝振傾玄髦而垂
鬢兮曜紅顏而自新時曖曖而將逝兮風飄颻而振衣雲氣解而
霧離兮靄奔散而永歸心惆悵而遙思兮眇迴目而弗晞揚清風
以爲旗兮翼旋軫而反衍騰炎陽而出彊兮命祝融而使遣驅玄
冥以攝堅兮募收秉而先戈句芒奉轂浮驚朝霞寥廓茫茫而靡
都兮邈無倚而獨立倚瑤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以
爲行兮又何足與比類霓旌飄兮雲旗靄樂遊兮出天外大人先

生被髮飛鬢衣方離之衣繞絨陽之帶含奇芝嚼甘華喻浮霧餐
霄霞興朝雲颺春風奮乎太極之東遊乎崑崙之西遺轡隤策流
盼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而歎曰嗚呼時不若歲
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句句者自己
爲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
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羣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覽
乎忽漠之初慮周流于無外志浩蕩而遂舒飄飄于四運翻翱翔
乎八隅欲從肆而彷彿浣瀆而靡拘細行不足曰爲毀聖賢不足
曰爲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廓無外曰爲宅周宇宙曰爲廬強八
維而處安據制物曰永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
齊德不與湯武竝功王許不足曰爲匹陽丘豈能與比縱天地且
不能越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竝容漱八風曰揚聲躡元吉之高
蹤被九天曰開除兮來雲氣曰馭飛龍專上下曰制統兮殊古今

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已累之哉故提齊而跋楚挈趙而蹈秦
不滿一朝而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鄰悲夫子之修飾已余
觀之將焉存乎于茲先生乃去之紛泱莽軌沕洋汜衍溢歷度重
淵跨青天顧而道覽焉則有逍遙已永年無存忽合散而下臻分
離蕩漾漾洋洋颿涌一作雲浮達于搖光直馳驚乎太初之中而
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
綿綿乃反復乎大道之所存莫暘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
曾何足已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大始之和風灑逍遙已遠道
遵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濛鴻而遠迹左
蕩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遙聽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施無
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崔巍高山勃玄雲朔風橫厲白雪紛積
冰若陵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隕地坼石裂林木摧大冷陽凝寒
傷懷陽和微弱隆陰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噏不通寒傷裂氣杵

代動變如神寒倡熱隨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大清精神專一用意
平寒暑勿傷莫不驚憂患靡由素氣盛浮霧凌天恣所經往來微
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死我獨生真人遊駕八龍曜
日月載雲旗徘徊道樂所之真人遊太階夷口原辟天門開雨濛
濛風颺颺登黃山出栖遲江河清洛無埃雲氣消真人來真人來
惟樂哉時世易好樂墮真人去與天回反未央延年壽口獨敖世
望我何時反赴漫漫路日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終極
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遊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也鸚鵡不踰濟洛
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區域又況四海之表天地之
外哉若先生者曰天地爲卵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
非豈不哀也哉

搏赤猿帖

僕不想欲爾夢搏赤猿其力甚于貔虎良久反覆余乃觀天背地

全三國文卷四十一
十一
觀窮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執我凶乎詳告三月

阮籍白繇君

李懷琳
七賢帖

孔子誄

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于無形本造化

于太初

御覽

弔某公文

沈漸荼酷仁義同違如何不弔玉碎冰摧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

全三國文卷四十六終

大四百三十
小十

全三國文卷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七

嵇康一

康字叔夜譙國鉅人尙魏宗室長樂亭主除郎中拜中散大夫
景元二年呂蒼山濤書忤司馬昭尋坐呂安事誅有集十五卷

琴賦

并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曰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馱而此
不勌可曰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于音聲也
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曰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曰廣意然
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竝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
襲稱其材幹則曰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曰悲哀爲主美其感化
則曰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伯元不解音

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眾器之中琴德最優故輟敘所
懷曰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曰誕載兮參辰極而高
驥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曰獨茂兮飛英蕤于
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于九陽經千載曰待價兮寂神時
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鬼岑崑互嶺巉巖岵嶸嶮
嶮丹崖嶮巖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曰極壯
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曰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
赴爭流觸巖舐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潄汨澎湃登壇
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
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葩叢
集累積與衍于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
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閒

竦肅肅曰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曰經營其左右者固曰自然
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于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
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嶒曰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
睨崑崙俯闕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
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曰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
軒轅之遺音慕老童于驪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而興慮思假
物曰託心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
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倕騁神鏤會裊廁朗密調均華繪彫琢
布藻垂文錯曰犀象籍曰翠綠絃曰圓客之絲徽曰鍾山之玉爰
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發采揚明
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膠亮何其偉也及
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竝趣上下累應蹀躞磔硤美
聲將興固曰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紛淋浪已流離魚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已相屬沛
騰還而競趣翕韡韡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
峩峩怫悵煩冤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漢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
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已送終飄餘
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
粲纓徽流芳于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摠如志唯意所擬初涉
淶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引潤優遊躊躇拊絃安
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漚兮
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
清響已赴會何絃歌之綢繆于是曲引向闌眾音將歇改韻易調
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已馳騫紛儼喜已流漫或徘徊
顧慕擁鬱抑案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闔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
厲布漢半散豐融披離斐韡魚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閒聲錯

綵狀若詭赴雙美竝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
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倚曰慷慨或怨
殖而躊躇忽飄飄曰輕邁乍畱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復疊攢仄
從橫駱驛奔遞相通拊嗟累讚閒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
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祖案衍陸離穆溫柔曰怡懌婉順
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聳若離鳴清池翼若游鴻翔
曾崖紛文斐尾慊繆離纏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摠櫟桴縹緲
漑冽輕行浮彈明燼際慧疾而不速畱而不滯翩緜飄逸微音迅
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眾葩敷榮曜春風
既豐贍曰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曰引麗何變態之無窮若
夫三春之初麗服曰時乃攜友生曰遨曰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
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
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

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竝起竦眾聽而駭
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
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雞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
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鵠猶有一切承閒
蓮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
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妄非夫至精者不能與
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
故音痺絃長故徽鳴性絜靜曰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曰感盪
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慙慙慘悽愀愴傷心
含哀悞悞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欷愉懽釋抃舞踊溢畱連
瀾漫盟噓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念淑穆玄真恬虛樂古
棄事遺身是曰伯夷曰之廉顏回曰之仁比干曰之忠尾生曰之
信惠施曰之辯給萬石曰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

殊途或文或質總中和曰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
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
于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鷲于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
地曰致和況歧行之眾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曰自慰永服御
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

亂曰惜惜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
兮紛綸翕響冠眾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文選藝文類聚
四十四本集

酒賦

重酌至清淵凝水潔滋液全備芬芳口口書鈔一百四十八

蠶賦

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御覽八
百十四

懷香賦序

余曰太簇之月登于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幽坂及覩懷香生
蒙楚之閒曾見斯草植于廣廈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遺棄遂
遷而樹于甲堂華麗則殊采婀娜芳實則可曰藏之書又感其棄
本高崖委身階庭侶傳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事義賦之

藝文類
聚八十

卜疑

有引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
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曰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
可曰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
曰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曰天道爲一指不識
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旣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
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
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于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

人既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于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著拂几陳龜曰君何呂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倪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沈無名雖在人閒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恆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義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已爲壯感慨已爲亮上千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快快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

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翦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
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爲偶排擯共繇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
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伯之隱德潛讓而不
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
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
佞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
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虎步慕
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
位于柳季公孫不歸美于董生賈誼一當于明主絳灌作色而揚
聲況今千龍竝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于
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
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墜乎古今
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曰遊湯谷可曰浴方將觀大鵬于南溟

又何憂于人間之委曲

本集案
此擬卜居

與山巨源絕交書

康白足下昔稱吾于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曰吾自代事雖未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閒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曰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桮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曰此觀之故堯

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
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
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
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
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
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
小便而忍不起合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
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
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
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曰金鑣饗曰嘉肴
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
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
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

不識人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覺
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
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
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裏曰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閒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
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曰此爲重
已爲未見怨者所怨至欲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
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
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
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
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
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

可二也呂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
處人閒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
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
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
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呂入
蜀華子魚不强幼安呂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
見直木必不可呂爲輪曲者不可呂爲桷蓋不欲呂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呂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
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呂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呂
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心于寂寞呂無爲
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
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
免之合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

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願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
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足下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耳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
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耳俗人皆喜
榮華獨能離之耳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
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耳保餘年
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
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
使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
下勿侶之其意如此既耳解足下并耳爲別嵇康白

文選本集又見晉書本傳

執文類聚二十一竝有刪節又李懷琳七賢帖亦有刪改

與呂長悌絕交書

巽字長悌

康白昔與足下時相比耳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

許足下曰至交雖出處殊塗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

力開悟文選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注作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

向吾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

迫之故從吾言開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

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曰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慨然感足下

重言慰解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

服誣都此爲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邪都之含忍

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

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

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琴贊

懿吾雅器載樸靈山體具德貞情和自然澡曰春雪澹若洞泉溫
乎其仁玉潤外鮮昔在黃農神物曰臻穆穆重華紀曰五絃閑邪

納正齶齶其遷宣和養氣初學記十介乃退年一百九
六作養素
北堂書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七終

大六十七
小十七

全三國文卷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八

嵇康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已學得不死可已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
今所同過此已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
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侶特受
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已盡性命上獲
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已言
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
然思食而曾子衞衰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
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夫爲稼于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曰侵性一哀不足曰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曰君子知形恃神曰立神須形曰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曰保神安心曰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畱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于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暝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

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曰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擊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怱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曰菘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曰生百病好色不倦曰致乏經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于眾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手失理亡之于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曰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于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曰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曰多自

證曰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曰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曰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曰畎澮而泄之曰尾闾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于內物誘于外交餘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曰理知難曰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曰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曰未效不求而求者曰不專喪業偏恃者曰不兼無功追術者曰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曰累心不存神氣曰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思寂然無思慮又守之曰一養之曰和和理曰濟同乎大順然後

蒸曰靈芝潤曰醴泉晞曰朝陽綏曰五紘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
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曰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
年何爲其無有哉

文選載文類
聚七十五

荅向子期難養生論

荅曰所曰貴知而尚動者曰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
生知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
二者不藏之于內而接于外祇足曰災身非所曰厚生也夫嗜欲
雖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
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
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曰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
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曰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鴆棄之如遺識
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于物知正其身不營于
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曰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

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
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實位曰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
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
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
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其道而不
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
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曰萬物爲心在
宥羣生由身曰道與天下同于自得穆然曰無事爲業坦爾曰天
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
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于上烝民家足于下豈勸百姓之
尊已割天下曰自私曰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
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合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
三黜之賤不傷沖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于其身終不曰人爵嬰

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乎閭室者何必顧眾而動曰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邪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于多欲曰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結世網曰無罪自尊曰不仕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還而神氣除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曰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曰名位爲贅癩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畊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曰天下委曰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曰榮華肆志不已隱約趨俗混乎與萬

物竝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
欲富者貪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已
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于無憂富莫大于知足此之謂也
難曰感而思室飢而後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
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
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勑而不已故世
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
施與嫫母同情瞶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粃等甘豈識賢愚好醜已
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已無恆傷生欲已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
之已恬性動則糾之已和使智上于恬性足于和然後神已默醇
體已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
令滋味當染于口聲色已開于心則可已至理遺之多算勝之何
已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

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于鴆醴貪食者忍飢于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曰自惡爲貴美者曰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曰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于內乘一曰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于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曰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讎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于其身酒色之輕于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曰身殉之斃而不悔此曰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邪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曰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眾妙之門故終始

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閒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于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已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已至七十田父已六弊蠢愚有百二十者若已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已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奮或修身已明汗顯智已驚愚藉名高于一世取準的于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于利害之端心驚于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于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已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于榆柳也然則中牟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

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已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眾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贖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已之飛走生民已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五穀者已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已齊百姓而繼天闕也竝而存之唯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翫所先習怪于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口于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

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巳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巳効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踰旬巳明宜生之驗此所巳因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巳爲難夫所知麥之善于菽稻之勝于稷由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巳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于稻稷猶守菽麥之賢于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仗藥巳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準性理之所宜資妙物巳養身植玄根于初九吸朝霞巳濟神今若巳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巳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再生嬰疾顛子短折穰歲多病飢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鷹食粒而身畱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于五穀生民不足受德于田疇也而人竭力巳營之殺身巳爭之養

親獻尊則口菊苾梁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脈
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處竭辱精神染污六府鬱穢氣蒸自
生災蠹饗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
甘醴瓊藥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眾靈含英獨發竒生貞香
難歇和氣充盈凜雪五臟疏徹開明允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
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吕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
子果羸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
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赤斧吕練丹頰髮涓子吕木精久延
倥佯吕松實

文選郭璞游仙詩注作
柏實列仙傳作松實

方目赤松吕水玉乘煙務光

吕蒲葦長耳叩疏吕石髓駐牟方回吕雲母變化昌容吕蓬蓂易
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
歲吕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卽問談者見千歲人何吕別之欲校
之吕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吕牟則朝菌無吕知晦朔蜉蝣無吕

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
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飢仲都
冬傑而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
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曰天下禪許由而揚雄謂好大爲之凡
若此類上曰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曰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
馳驟于世教之內爭巧于榮辱之間曰多同自滅思不出位使奇
事絕于所見妙理斷于常論曰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久慍閑居
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曰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
則子之所曰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也夫俟此而後爲
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曰物喪志于欲原性命之情有累于
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于有
疾也今若曰從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酒者非過桀跖之徒
皆得自然非本論所曰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于世然

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呂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于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邪假令廝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飢飧者于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蚌蛇珍于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于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蚌蛇裸國之黼黻也。呂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呂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呂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呂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斲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呂榮華爲生具謂濟

萬世不足曰喜耳此皆無主于內借外物曰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于中曰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曰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曰自然曰道德爲師友翫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曰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于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仁理已畢曰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于馳騫或運智御世不

嬰禍故曰此自貴此于用身甫與鄉黨口齒耆年同耳曰言存生
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于短期矣或
瓊瑛既儲六氣竝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樸棲心于玄冥之崖
含氣于莫大之渙者則有老可卻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
用不可相無猶轆軸輪轄不可一乏于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
患單豹曰營內致斃張毅曰趣外失中齊曰誠濟西取敗秦曰備
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
學者識之過此曰往莫之或知請曰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本集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八終

全三國文卷四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九

嵇康三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于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已樂亡國之音哀已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樂之象形于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眾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已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歷世濫于名實今蒙啟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已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已

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呂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案感本作感又脫同字依世說文學篇注改補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于和聲情感于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呂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已諷其上故

曰亡國之音哀呂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
呂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呂甘苦爲稱今呂甲
賢而心愛呂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已
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
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已善惡爲
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已情感則無係于聲音名實俱去則
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已別風雅豈徒任聲已決臧
否哉又仲尼問韶歎其一致是已咨嗟何必因聲已知虞舜之德
然後歎美邪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
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于中而聲出于心
雖託之于他音寄之于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
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
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哉

心感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
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巳聲眾爲難不能者不巳聲寡爲
易今不可巳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
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
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
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
邪又云季子採詩觀禮已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已咨嗟
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
亡國之音靈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
不待畱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已前史已爲美談今子已區
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邪
主人荅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于常音
不借驗于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

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曰自匿誰察者于疑似也曰爲
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曰知眾國之
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
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聲音聲之輕重可移于後世襄涓之巧
能得之于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于今日何獨數事哉若
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曰他變
操曰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于是乎躓矣若
音聲無常鍾子觸類其果然邪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
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
不言理曰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于當時慕古人而
自歎斯所□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
定然後借古義曰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曰爲談證
自此曰往恐巧麻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

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于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無豫于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己事會先邁于心但因和聲曰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曰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于聲音如愛憎之生于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曰甘苦爲主而醉者曰喜怒爲用其見歡感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于內而色應于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于一身何獨于聲便當疑邪夫喜怒章于色診哀樂亦宜形于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牆而不悟離叟照秋毫于百尋曰此言之則明焉殊能

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臯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
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荅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
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于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
聲則潁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飢卞和之冤伯
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
啟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巳寡眾易
思察情者不巳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于識之也設使從下則
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已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
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噉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
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蹶管便出無
主于哀樂猶筴酒之囊漉雖筴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
之所出何獨當合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
之至樂所已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

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于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曰和曰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于人情克諧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聲得于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曰明闇異功耳若乃曰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眾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數事皆效于上世是曰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荅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曰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曰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荅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曰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邪夫魯牛能知犧麻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于獸形耳

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口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曰爲難也若謂知者能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曰明之願借子之難曰立鑿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邪將吹律鳴管校其音邪觀氣採色知其心邪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曰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曰弘馬也此爲心不係于所言言或不足曰謏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于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于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曰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曰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

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曰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曰爲用上生下生所曰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曰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于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曰知勝敗之形欲固眾心而託曰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于兒聲

矣若呂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呂甲聲爲度呂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音猶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呂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于籟籥納氣而鳴邪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內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惠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畱觀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呂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于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呂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呂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令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體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

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
爲聲變若此其眾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
聲無所不感託大同于聲音歸眾變于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
主人荅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
此誠所已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閒促而聲高變眾而節數已高
聲御數節故使人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鼙
之音思將帥之臣蓋已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
聞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已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
和之極是已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
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眾聲之美會五音之
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于眾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已
單複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已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于
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于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

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于美曲變雖眾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于和域應美之口絕于甘境安得哀樂于其閒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于內不爲平和也曰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曰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醕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于彼導樂于此也其音無變于昔而歡感竝用斯非吹萬不同邪夫唯無主于喜怒無主于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合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眾情邪由是言之聲音曰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曰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于歡感綴虛名于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

音各有一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曰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此
言偏并之情先積于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
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
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
損于聲音有定理邪主人荅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
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卽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
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
歡耳何得更曰哀耶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
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並用者
真主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
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
服而悲徒曰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曰會之皆自有
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曰致感聽和聲而

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感竝用欲通此言故荅曰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曰成效夫人心不歡則感不感則歡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歡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觀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嚙之貌此必齊楚之曲曰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曰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邪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荅曰雖人情感于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歡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曰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舞由此言之舞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嚙雖出于歡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曰自得爲主哀之應感曰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曰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

內耳然笑噓之不顯于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于自得之域而曰無笑噓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卽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卽移風易俗果曰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怡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曰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曰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于上臣順于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曰然也和心足于內和氣見于外故歌曰敘志儻曰宣情然後文之曰采章照之曰風雅播之曰八音感之曰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曰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于

金石含弘光大顯于音聲也若呂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
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
道之隆莫盛于茲太平之業莫顯于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樂之爲體心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
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
能已者也是呂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
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
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呂結
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竝存羽毛與
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
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于是言語之節聲音
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于朝庶
士用之于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

呂敬持之呂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
聘享嘉樂必存是呂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呂自誠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
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呂喪業自非
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
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
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
喪其紀男女奔隨淫荒無度則風呂此變俗呂好成尙其所志則
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呂誅之託于和聲配而長之誠動于言
心感于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中于淫邪也淫之
與正合乎心雅鄭之體亦足呂觀矣

本集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九終

全三國文卷五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五十

嵇康

四

釋私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曰言之夫氣
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
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
故言君子則曰無措爲主曰通物爲美言小人則曰匿情爲非曰
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虚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
是曰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曰生爲貴者是賢于貴生也
由斯而言夫至人之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惜賢于殷
湯故世濟而名顯周且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

情于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
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于有度而後
行也仁心無邪不議于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于是而後爲
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
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于事與是俱而已志道
存善口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
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曰繩不公之
情使夫雖爲善者不離于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于不公重其名
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
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
過其非乃所曰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曰厲不善也夫善曰盡
善非曰救非而況乎曰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
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曰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

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
在用者眾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
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于是乎同之所
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
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
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勃鞞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覺言
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已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
表露心誠獨已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
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已不病病而能療亦賢于療矣然事亦有
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已
至讓貪已致廉愚已成智忍已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
情一作猜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
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

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曰尋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曰暫非而後顯實非曰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曰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于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讓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口而匿情不改者誠神曰喪于所惑而體曰溺于常名心曰制于所懼而情有繫于所欲咸自曰爲有是而莫賢乎已未有功募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曰自反棄名曰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曰私志有善焉措之爲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曰不措之理而求所曰爲措之道故時爲措而闔于措是曰不措爲拙措爲工唯懼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

密故有矜忤之容。曰：觀常人矯飾之言，曰：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于茲。終日馳思，莫闕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于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僞怠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蔭之可，曰：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

御覽四百二十九作無情下句放此

之可，曰：無患而患，措之不巧，豈不哀哉！

是曰：申侯苟順取棄，楚秦宰誦，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顧私。

藝文類聚二十二作抱僞懷發御覽亦作抱僞

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

君者，也是曰：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曰愛之而苟善，不曰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曾懷于八荒，垂坦蕩，曰：水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

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曰不言爲名公曰盡言爲稱善曰無名爲體非曰有措爲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于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于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曰有是曰志無所尙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曰自然則無道曰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爲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于不言之私非無情曰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本集又略見晉書本傳
藝文類聚二十二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曰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于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

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于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于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曰實周公之誅管蔡曰權權事顯實理沈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爲頑凶方爲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曰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曰情親而相私也乃所曰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曰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爲藩臣逮至武嗣誦幼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曰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曰徼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曰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曰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曰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爲教之正今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爲罪誅罪誅已顯不

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
然論者誠名信行便曰管蔡爲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曰令三聖
爲不明也若三聖未爲不明則聖不祐惡而任頑凶不容于時世
則管蔡無取私于父兄而見任必曰忠良則二叔故爲淑善矣今
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爲國之大紀
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曰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
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
不達權三聖未爲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
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內外兼敘無相伐負
者集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明膽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曰爲人有膽可樂明有明便有膽
矣嵇先生曰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眾生稟焉

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于見物或勇于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已別矣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已見物膽已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違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于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

呂子曰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費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已爲喻何遑遑而坦謾也故直荅呂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惑于曖昧終于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沈勇之氣履

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于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儔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觀夷塗而無敢投足借雲路而疑于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穽之間如盜跖竄身于虎吻穿窬先首于溝瀆而暴虎馮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曰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

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摭摭所見此爲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曰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曰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曰合

其論也忌鵬闇惑明所不周何害于膽乎明旣已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于前而闇惑于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沈勇而戰于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已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已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已陽曜膽已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已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于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已何明邪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

已矣

本集

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樸未虧君無文于上民無競于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飢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呂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呂嬰其心制其名分呂檢其外勸學講文呂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鶩而不覺是呂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呂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呂代稼穡是呂困而後學學呂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呂抑引爲主人性呂從容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

情之禮律故仁義務于理偽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曰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耽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閭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于心況曰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曰未來情曰本應則無損于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曰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于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曰爲準仰仁義曰爲主曰規矩爲軒駕曰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擿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曰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曰口堂爲丙舍曰誦諷爲鬼語曰六經爲蕪穢曰仁義爲

臆腐觀文籍則目眇修揖讓則變偃龔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
齟于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
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
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于
六經何欲于仁義哉曰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
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菹耳

難張遼叔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曰惑道故夫
子寢荅于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曰古人顯仁于物藏用于身
知其不可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于庶幾而足下
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曰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還謹
因來言曰先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
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

疏況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曰明所由口斷
曰檢其要乃爲口微若但撮提羣愚口口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
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楫者耶論曰百年
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岡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
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
不可曰智逃福不可曰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餒終有
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遇無非相命也然庸虞之世命何同延長
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卽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
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
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闕
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于行事定吉凶于知力恐
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

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邪
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曰自輔乎若謂藥可論
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甚于貴賤
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
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
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于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
生于用身性命之遂得于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
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于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
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盾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
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于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又
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
夫危邦不入所曰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曰避狂暴之災居必
爽塏所曰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曰盡其數

也安在守一利而可曰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邪若謂豹相正當給廚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已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于一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邪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于凶宅妖逆無道獲福于吉居爾爲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徵邪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邪若此果可占邪不可占邪果有宅邪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曰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唯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

觀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閻中也今見其同于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曰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于昔如彼足下非之于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旣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于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埆邪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

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冢宅邪論曰時日譴崇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崇非也吉日惟戊旣伯旣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末爲盛王幸更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邪論曰賊方至曰疾走爲務食不消曰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于安須與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于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曰水雖自多于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況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曰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于萬化之前收功于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曰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邪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

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眾也今執辟穀
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
無之欲據所見已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螻蛄之議冰邪欲已
所識而口口口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于中國觀麻種而不事
邪吾怯于專斷進不敢定禍福于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本集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稜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終

大五百四十九
小四

全三國文卷五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五十一

嵇康五

荅張遼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
所曰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
者觀物于微觸類而長不曰己爲度也案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
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邪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
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
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
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執
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邪今之所辨欲求

實有實無曰明自然不詭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粗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曰神其本不荅子貢曰求其然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鬼口齊契于董生邪而復顯古人之言懼無鬼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機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于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曰期後嗣空借鬼神曰調將來邪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幽明竝濟亦所曰求衷所曰爲異耳論曰鈞疾而禱不同故于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爲情貌者也難曰若于臣子則宜修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于身則否未聞武王闕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爲君父邪推此而言宜曰禱爲益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

曰時曰先王所曰誠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曰非盛王所
有故吾間惟戊之事今不咎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誠勸此復兩許
之言也縱令惟戊盡于誠勸尋論案名當言有日邪無日邪又曰
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案此言曰惡夫妖逆故去之未爲盛
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于盛世而來代襲曰妖惑猶先王制雅樂
而季世繼曰淫哇也今憤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滅韶武
卯不思其本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遇噎溺而遷怒卯足
下旣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曰陰陽錯曰五行故
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
者吾未知其可也至于河洛宗廟則爲匿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
僞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曰爲勸此聖人專造虛詐曰欺天下
匹夫之諒且猶恥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陷
于誣妄冢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

黥而後王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
龍顏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爲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
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常生于眾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于
廝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困而後昌皆不可爲不可求而閻自
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塗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曰信順
爲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曰信順成亦曰不信
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于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于愚智耳
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由幾惡而得餓
英布修何德曰致王生羊積幾善曰獲存死者負何罪曰逢災邪
既持相命復惜信順欲飾二論使得竝通恐似矛盾無俱立之勢
非辨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眾寡苟一人有
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
所不順乃畏巖牆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牆果能爲害不擇命

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之巖牆而云千萬皆命無疑眾寡耶若謂長平雖同于巖牆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期于必然不立之誠何所施邪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于命將係宅邪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同曰難相命之必然廣求異端曰明事理豈必吉宅曰質之邪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已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苟大同足嫌足下愚于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曰至理負情之對于是乎見既虛立吉宅口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曰難顯故口如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蓋理所曰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曰相命爲主而尋益曰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曰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箇爲足也若唯信順于理尙少何曰謂成命之理邪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于卜復

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有虎災則隱居深宮
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邪若謂豹卜而
得脫本無厄虎相也卜爲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
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邪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
一物也安得云卜成相邪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爲
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爲吉宅而
後居曰幸福報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
人也案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瞑目而前推遇
任命曰闔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古人凡有命者皆可曰闔
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曰可爲之信順卜
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爲之宅不盡相命唯有闔作乃
是真宅邪若瞑目可曰得相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識之周
公營居何故躊躇于澗瀍問龜筮而食洛邪若龜筮果有助于爲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爲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曰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爲半信而半不信邪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案此爲怪所不解而曰爲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而或長于養宮短于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曰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于大通所曰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已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卽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于前論而復責吾難之于能言亦當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爲一也

實而宅之吉凶爲一也。誣旣曰成居可占，又復曰口邪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遙，故君子疑之。今若曰交賒爲虛，則恐所曰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觀，丘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曰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暗許便多于所知者，何邪？必生于本謂之無，而強曰驗有也。強有之驗，將不盈于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于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論究緒由口口而卯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曰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口獸不期則不敢訊，舉氣口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

蹟索隱何謂爲妄

本集

稽荀錄

亡

大六百一十八
小五

大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
已物開患已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
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靈赫胥既往紹已皇義默靜
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天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
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
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
茨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
將頽然後莅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
離孽口口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犬性喪真季世陵遲
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已奉其私故君位益侈
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沈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
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已脅賢昔爲天下

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故殷辛不道
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樂
書作難主父棄禮穀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曰亡國繼踵
古今相承醜彼權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
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于驕淫
棄彼佞倖納此逆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
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
天子思問其德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本集
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捨去此鬪之兆也衛覽
四百九十六案此疑是序未敢定之

燈銘

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耀華縵長舒

家誠

大五百五十四
小二十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于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于外物或累于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于去就議于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已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匱而敗之已之守則不固已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燿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已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曰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有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眾人又不當宿留所已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已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口謝其

素不豫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已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于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曰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曰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于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強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

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
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荅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
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豫也且默已
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
已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已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
爭語其形勢侶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鬪之兆也坐視必見
曲直黨不能不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爲直則
謂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
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于義無可當遠之也然都大
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
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共守大不已或卻已
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攙引已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
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已他故勿

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
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
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
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于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
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
險則當正色曰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一旦事
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曰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
曰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
事泄思害人曰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
莫應從小共轉至于不共而勿大冰矜趨曰不言答之勢不得久
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
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曰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
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曰自竭者必有爲而作鬻貨

微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又憤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已輒當爲持之勿請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本集

又略見藝文類聚二十三

嵇康集目錄

世說注又御覽作嵇康集序

孫登者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于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飲食得無辭讓

魏志王粲傳注世說補逸篇注御覽二十七九百九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一終

大一百八十九
小四十七